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
第六回 新太守下馬立威 弱書生會文被捕

話說那個洋礦師，路上聽了金委員的話，回到長沙，見了撫院，先說了柳知府許多壞話。說他性情疲軟，不能彈壓百姓，等到鬧出事來，他又置之不理。幸虧得那裡的知縣還能辦事，當時就拿到幾名滋事首犯，收在監裡。現在我們幾個人雖然逃出命來，帶去的行李全被百姓搶光，至今一無下落。撫院聽了，少不得安慰了洋人幾句，叫支應局每人先送一千銀子，回來再行文下去，著落知府身上，賠還你們東西就是了。洋人無話退出，自回武昌，不在話下。原來這位撫台大人，也是極講究洋務的，聽了這般情形，便說這些百姓如此頑固，將來怎麼辦呢？當下正有許多官員進內稟見，有一個發審局的老總，姓傅名祝登，是個老州縣班子出身，便說道：「卑府從前在那府裡，也做過一任知縣，地方上的百姓，極其頑固不化。卑府到任之後，一面開導他們，碰著有不遵教化的，就拿他來重重的辦了兩個，做了一個榜樣，後來百姓都不敢怎麼樣了。」撫院道：「是啊！我想要辦一樁事情，總得先立一個威，好叫百姓有個怕懼，自然而然跟著我們到這條路上去。不然，現在裡頭交辦的事情又多，而且還要開捐，他們動不動的聚眾挾制官長，開了這個風氣，還了得！我看柳某這個缺，是有點做不來的，不如暫時請他回省，這個缺就請老哥去辛苦一趟。第一，先把那裡的百姓整頓一番，是最要緊的。」傅祝登聽了，滿心歡喜，連忙站起來請安謝委，退了下去。撫院便傳藩司進見。說起永順百姓鬧事打洋人，現在須得將該府撤委，就委傅某前去署理。藩司聽了，自然照辦。下得司來，轅門前粉牌早已高高掛出，並一面行文下去。當下便有永順府聽差的人，得了這個風聲，立刻打稟帖寄信到永順通知。這日柳知府正在衙中無事，忽見門上拿進一封信來，拆開看時，便是聽差寫來的，就說的是撤任的一樁事，新委的是傅祝登傅大人，不日就來履新各等語。當時合衙上下眾人聽了，不免都有點驚慌。畢竟柳知府是個讀書人，稍有養氣工夫，得了這信，心上雖不免懊惱，面上卻絲毫不露，常說：「像我這樣做官，百姓面上總算對得住的了。然而還不落他們一個好，弄到後來，仍舊替我鬧出亂子，使我不安其位，可見這些百姓也有些不知好歹。將來換一個利害點的官，等他們吃點苦，到那時候，才分別出個上下呢。」說罷便自嗟歎不已。不多兩日，藩司行文下來。柳知府便料理交卸事宜。又過兩天，傅祝登行抵府城，註銷紅諭，定了吉日接印，一切點卯、盤庫、閱城、閱獄，照例的官樣文章，不必細述。向來新任見了舊任，照例有番請教。此番傅祝登見了前任柳知府，卻一直是淡淡的。柳知府等到把印交出，當天即將眷口遷出衙門，寄頓在書院之內，自己一人獨自先行回省。

動身的那一天，紳士們來送的寥寥無幾，就是萬民傘亦沒有人送。柳知府並不在意，悄悄自回長沙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傅知府一到永順，心上便想前任做官，忠厚不過，處處想見好於百姓，始終百姓沒有說他一個好字，而且白白把官送掉。我今番須先生他一個威，做他一個榜樣，幫著上頭做一兩樁事情，也顯得我不是庸碌無能之輩。主意打定，接印下來，便吩咐升坐大堂。一班前來賀喜的官員，得了這信息，只得在官廳等候，不敢退去，齊說府大人今天初上任，不知為了何事要坐大堂。等了一刻，裡頭又傳出話來，要提聚眾鬧事，毆打洋人的黃舉人等一干人聽審。眾人聽了，方曉得是為的此事。

少頃，傳點升堂，眾官照例堂參畢，傅知府便叫先帶黃舉人。

黃舉人早已是黑索郎當，發長一寸，走上堂來，居中跪下，口中自稱：「舉人替大公祖叩頭！」傅知府坐在上頭，一副油光鑠顯的面孔，聽了他自稱「舉人」，便把驚堂木一拍，罵道：「你自己犯的罪還不知道麼？你可曉得我本府，須比不得你們前任柳大人，好說話。本府奉了撫台的札子，此番就是辦你們來的。這件事情，你的為首，是賴不掉的。此外還有幾個同黨，快快的照實供出，免得受苦。」黃舉人道：「青天大公祖！舉人實在冤枉！舉人坐在家裡，憑空把舉人捉了來，當做滋事的首犯。舉人既未滋事，那裡來的同黨？」傅知府道：「不打不招！他的舉人，好在離著革掉已經不遠了。我比不得你們前任柳大人，碰著這種反叛，還想保全他的功名。不招就打！」

兩旁衙役吆喝一聲，黃舉人只是在地下喊冤。傅知府又一疊連聲的喊打，當下便走過幾個衙役，拿黃舉人掙倒在地，一五一十的又打了幾百板子。傅知府道：「你招我拿人，你不招我也要拿人！」遂出了一張票，差了四名乾役，所有黃舉人家族並他的朋友，凡有形跡可疑的，一齊拿來治罪。一面又把先前府衙門提到的二十多個人，不論有無功名，每人五百小板，打了一個滿堂紅，一齊釘鐐收禁。傅知府說這般人聚眾滋事，挾制官長，將來都要照反叛辦的。一面又叫刑名師爺打稟帖，申詳上司，說這些人如此這般，須得重重的懲辦，有功名的，一齊斥革，其餘同黨滋事的人，一律捕拿治罪。稟帖上，又說柳知府許多壞話。說他如何疲軟，等到鬧出事來，還替他們遮掩，無非避重就輕，為自己開脫處分地步。稟帖出去，首是回稟公事，便中提起先前打碎外國人飯碗的店小二父子，連著地保，還有捆押外國人上來的一幫人，現在通統押在縣裡，求大人示下，怎樣發落？傅知府道：「你為什麼不早說？這些人得罪了外國人，都是要重辦的！」立刻又親自坐堂，從縣裡提到一千人。店小二父子，各打八百板，押繳賠碗銀三百兩，限半月繳案，違乾血比。地保保護不力，責一千板斥革。一般鄉下人，每人或六百板，或八百板，押候上憲批示。發落已完，又叫刑名師爺將情具稟各憲，又添了許多枝葉，無非說他慎重外交之意。另外又多寫兩套稟帖，一套稟湖廣督憲，一套稟武昌洋務局憲，以便賣弄他辦事勤能，好叫上頭曉得他的名字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傅知府當堂簽派的四名乾役，奉了本府大人之命，領了牌票，出外拿人。這四人一名錢文，一名趙武，一名周經，一名吳緯。四人當下出得府衙門，先到下處，私相計議。各人的伙計，聽說頭役奉了重大差使，曉得這裡頭定有生發，一齊前來會齊商量，錢文先開口說道：「我們這個差使，還是拿人的是？還是不拿人的是？」周經道：「你瞧本府大人，今天頭一天接印，就發這一個虎威。現在差了我們，倘若拿人不到，一定要討沒趣，不要把十幾年的老臉通統丟掉！」趙武聽了，鼻子裡撲嗤的一笑，說道：「據我看來，真正鬧事的人，拿到的也就不少了，省的再去累拖好人。依我說，還是趁這個擋裡，弄他兩個，樂得做好人，還有錢財到手，豈不一舉兩得？」吳緯道：「依我說，不是如此，人也要拿，錢財也要。倘若一個人不拿，本府大人前如何交代？一個錢不要，我們出力當差，為的是那項？現在依我的愚見，碰著有錢的，就放鬆些，碰著沒有錢的，就拿他兩個來搪塞搪塞，也卸我們的干係。」大眾聽了，齊說：「吳伙計說的有理，我們就依他的話去辦罷。」

主意打定，各自分頭辦事。可憐這個風聲一出，直嚇得那些人家，走的走，逃的逃，雖非十室九空，卻已去其大半。至於已經被拿的幾家家族，男人已被拿去，收在監裡，家中剩得妻兒老小，哭哭啼啼，尚不知這事將來如何了局，怎禁得一般如虎如狼的公差，又來訛詐？這些人家，大半化上幾個錢，買放的居多。其實在拿不出錢的，逃的逃了，逃不脫的，被公差拿住兩個，解到府裡銷差。傅知府不問青紅皂白，提到就打，打了就收監。不日批稟回來，著把滋事首犯，一概革去功名，永遠監禁，下餘的分別保釋。傅知府遵了上頭的話，遂把一干人重新提審，定了八個人的長監，其餘一概取保。不日又奉到批稟，說他所辦的店小二及鄉下人，很顧外國人的面子，現在外國人已無話說，足見他能夠弭患無形，辦事切實。批詞內將他著實獎勵。傅知府自是歡喜，連忙坐堂，又把店小二提審，追他的賠款銀子。可憐他一個做小工的人那裡賠得起？後來傅知府又叫地保分賠，少不得賣田典屋，湊了繳上，方才得釋，早已是傾家蕩產了。傅知府又要討好，說這裡的紳士最不安分，黃舉人拿到之後，他們屢次三番前來理論，看來都是通同一氣的。

因開了一張名單，稟明上頭，意欲按名拿辦。後來幸虧上頭明白，說事情已過，不必再去打草驚蛇，叫他留心察訪，果然有不安分的，不妨隨時懲辦一二，此時切切不要多事。傅知府接到批詞，心中老大不悅，說上頭辦事，全是虎頭蛇尾，我卻不能夠便宜他們，便出了一張告示，把他所恨的紳士名字，統通開在上頭，說這些人不安本分，現經本署府查明，不忍不教而誅，勒令他們三個月內閉門改過，倘若不遵，一經本署府訪拿到案，定行重辦不貸。告示貼出，眾紳士見了，一個個都氣的說不出話，却又奈何他不得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傅知府出票拿人之時，當中有兩個秀才，一個姓孔名道昌，表字君明，一個姓黃名民震，表字強甫。姓孔的是黃舉人的同門，姓黃的就是他族中兄弟。兩人家下薄有田產，卻一向最安本分，除讀書會文之外，其餘事情一概不問。

那天鬧事的時候，他兩人原在茶店裡吃茶，後來因見人多，孔道昌卻拉拉黃民震的袖子說：「強哥，這裡恐怕鬧事，我們去罷。」兩個人便自回家，躲在家中，聽候消息，不敢出頭。次日，曉得府大堂被拆，黃舉人被拿，其餘同學的人為著鬧事，當時被捉的不少。兩人雖與黃舉人均有瓜葛，到了此時，也是愛莫能助，只得任其所之。且亦曉得黃舉人平時為人，屢勸不聽，如今果然鬧出事來，這是他自作自受，旁人莫可如何，相與歎息而罷。過了幾日，換了新太守，打聽黃舉人一案，已經申詳上去，專候上頭定罪，又因學院來文，中秋節後，就要按臨，他倆都是永順縣裡的飽學秀才，蒙老師一齊保了優行，自然是窗下用功，一天不肯間斷。是時已經七月，黃強甫便約了孔君明到家商量，再齊幾個朋友，大家會文一次。

原是場前習練之意，孔君明還有什麼不願意的？於是為了知單，共請了一十二位，叫人分頭去請。所請的都是熟人，自然一邀就到。當下借的是城隍廟的後園，由孔黃二位備下東道，屆期齊集那裡，盡一日之長，各做兩文一詩，做好之後，再請名宿評定甲乙。是日到者，連孔黃二人，共是一十四位。且說知單發出之後，便為府差所知，因他二位與黃舉人有點瓜葛，就此想去起他的訛頭。孔黃二人自問無愧，遂亦置之腦後。不料府差借此為名，便說他們結黨會盟，定了某日在城隍廟後花園起事。又把他們的知單，抄了張作個憑證。又指單子上「盍簪會」三個字，硬說他私立會名，回來稟明瞭知府，意欲齊集大隊人馬，前往捕捉。傅知府聽了，信以為真，立刻就叫知會營裡，預備那日前去拿人。其時幕府裡也有個把懂事的人，就勸傅知府說：「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。無論他們有沒有這會事，可以不必理他，就是實有其事，且派個人去查一查，看他們到底為何作此舉動，再作道理。」傅知府道：「私立會名，結黨聚眾，便是大乾法紀之事，上頭正有文書嚴拿此等匪類，倘若走漏消息，被他們逃走了，將來這個干係，誰擔得起？」說罷，便命差人暗地查訪，不要被他們逃走了。這裡傅知府私心指望要趁這個當口，立一番莫大功勞。

正是有分教：

網罟空張，明哲保身而遠遁；脂膏竭盡，商賈裹足而不前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